

刘光·著

北京情报站

情报站是情报局在对象国开展情报活动的机构。美国中央情报局、美国秘密情报局、法国对外安全总局、德国联邦情报局等著名情报机构，都在世界各主要国家都设有情报站。如北京站、莫斯科站、河内站、哈瓦那站、日内瓦站——

——《光明日报》(1981年10月10日)

忠诚与背叛；信念与贪念
真相曝光之日，死亡对决之时
一场腐败与反腐败的殊死搏斗
一部警贪懦、惕愚顽的强劲力作

作家出版社

前言

情报站是情报局在对象国开展谍报活动的机构。美国中央情报局、英国秘密情报局、法国对外安全总局、德国联邦情报局等著名谍报机构，都在世界各主要国家首都建有情报站，如北京站、莫斯科站、河内站、哈瓦那站、日内瓦站……

——《美国特工组织手册》

腐败如何反？西方间谍与中国腐败分子如何勾结？

苏联如何崩溃？西方情报机关如何运作？

这部小说横贯东方、西方，揭示内幕。

作者简介

刘光，1951 年出生于上海市，上世纪 90 年代发表小说。父亲于上世纪 30 年代初开始长期从事中共地下工作和文化工作，作者也有过工农生活和从事中共纪律检查工作的经历，十分关注反腐败和与西方敌对势力的斗争，并在工作实践和学习思考中，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素材。

现任职中国作家协会。

内容简介

北京站高级情报官布雷兹向远在大洋彼岸的情报局发出报告，请求实施计划搞垮中国。情报局内部为此展开争论。

在北京站关注的某厅机关：一位厅领导在国外被北京站招募，举报人被腐败分子干掉，腐败分子搞的“豆腐渣”工程威胁着下游城市乡村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厅机关纪委书记钟勇一心要反掉这日益严重的腐败问题，不光引起腐败分子的坚决抵抗，就连仇恨腐败的厅主要领导也极力阻挠，甚至连击落过美国战斗轰炸机的老领导也不支持。钟勇又始料未及地卷入职业间谍圈子中。结果，很多人的命运就维系在这小人物与一股股力量的反复较量中，进而逐步揭开当今反腐败、反西方敌对势力斗争中的惊险曲折而又鲜为人知的内幕。

目 录

1	1
2	5
3	9
4	19
5	27
6	32
7	42
8	48
9	55
10	64
11	75
12	81
13	86
14	92
15	99
16	104
17	114
18	125
19	134
20	138
21	146
22	156
23	165
24	180
25	185
26	189
27	195
28	204

29	206
30	213
31	215
32	229
33	238
34	246
35	252
36	254
37	258
38	260
39	270
40	274
41	279
42	286
43	295
44	299
尾声	306
后记	308

1

金色的晨曦刚刚降临北京，北京站高级情报官布雷兹已用那台安装特制解码器的电脑向远在大洋彼岸的情报局发出报告。他舒展一下浑身紧绷的肌肉，直直地向上伸展双臂，捏紧拳头，经过一夜紧张工作的身体顿时舒坦得微微打颤。

他透过落地窗向外望去，一列漂亮的流线型城铁列车正无声地疾驰而过。

他轻按起鼠标，再盯起显示器上他和北京站情报官员们倾注着汗水和心血的《烈火计划》。

“.....我们必须全力造成中国的变化。只有中国像分崩离析的苏维埃帝国和血腥内战的南斯拉夫，台湾和西藏才能独立，新疆、内蒙古、青海、东北等才有可能分离出去！”

忽而，他又感到空气中的微微颤动，城铁列车又疾驰而过。

他知道，情报局已经收到报告，驻外工作站主管正反复研读，然后通过那套与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共同发明的数据加密系统迅速发来下步工作的指示。布雷兹相信，只要实施《烈火计划》，用不了多长时间，中国也会像那个红色超级大国一样，分崩离析。

他哼起一支老歌，从电脑前起身走到落地窗前，举臂转身，做起自编的体操来。他十分清楚：此刻，中国国家全部破译密码的解密程序准开始启动了。但他并不担心：前年，情报局组织了两百多位加密专家，整整用了半年时间才将一个一百五十万比特的数字破解。所以主管老以此自傲道：“共产党中国要破解这个两千零四十八万比特的密钥，至少得一百年。”

2

黑沉沉的水库，电闪雷鸣。

一艘铁皮船迎着风浪起起落落，浪涛一波波扑向船身，激起高高的白色的浪花。巡查水库的小船宛若困在陷阱中的野兽，发出愤怒的咆哮和无助的呻吟。

驾驶舱里，水库筹建处总工程师李江陵放下望远镜，对站在自己身旁的那位高大肥硕的男子笑笑，跷起大拇指，示意一切平安。

这个五十多岁的男子亲热地搂住李江陵的臂膀。

满头白发的李江陵看不出地皱了皱眉头，想：这个贪污犯，借着建水库捞了多少银子，这回总算也能睡个安稳觉儿了。买来的“优质工程”经受住了风浪考验，也算名副其实啦。想到这里他说：“田处长，我有些不舒服，不巡查了，您先忙吧。”

说到这里，李江陵感到站在驾驶舱门边的两个水库保安似乎古怪地瞅了自己一眼。他俩刚从甲板上巡查回来，细细的水流顺着雨衣下摆滚落地上，很快在高筒雨靴周围积起小小的水洼。不过，李江陵知道自己又多心了。自从给省纪委寄出署名举报信后，他就一直心惊肉跳。他认真研究过举报程序，知道寄匿名信基本上没人理；可发署名信风险极大，有可能露出举报人。尽管纪检规定“保护举报人”，可田处长他们神通广大，一旦知道，麻烦就大了。

田处长将臂膀移到他脖颈上，宛若如胶似漆的情人。

李江陵觉得不好拨开顶头上司的臂膀，只好再举望远镜去瞅远处的大坝，想：这群混蛋，你拿他们有什么办法呢？或许到头来，只能闭起眼睛安慰自己，想反正老百姓好处多得很，他田处长不捞，别人也捞，不捞白不捞，谁想捞就叫他们捞去吧。想到这里，他又怒火万丈了——实在是不甘心啊。

他看到，大坝黑沉沉，雄壮巍峨，心里清楚这是驴粪蛋外面光，内里问题大啦。大坝一旦坍塌，下游就会遭灭顶之灾。

忽而，李江陵觉得呼吸越来越困难了，田处长那条臂膀越来越有力。李江陵装作不经意缓缓去拉它，那条粗大的臂膀却越拉越有力。

他回转脸来想叫领导松开，却见这带着笑意的面庞充满诡诈，正要开口，一股带着酒气的暖融融的恶臭喷到他的脸上。

“为什么写我黑信？”声音并不严厉。

李江陵愣住了，旋即学起围处长转的那些小流氓的口吻大骂起来。

“少来这个，哪个狗日的写你信啦？你的工程不都是我做的吗？写信，不是告我自己吗？瞎了眼啦，听王八蛋，拆你自己台。”说着，他用足气力，狠狠拉下田处长臂膀，再打了这胳膊一拳，似乎气哼哼地大步走开了。田处长撵上去，乐呵呵道：“咱哥俩，开个玩笑。”说着，他向站在门口的俩保安点点头，再将胳膊搭到李江陵的肩上。

李江陵心中紧张盘算着，没等俩保安接近，便像头豹子，一下甩脱田处长胳膊，然后用足气力双手猛力推开保安，再一下撞开已被反锁的驾驶舱门，一个箭步蹿到甲板上。

保安们尾随冲出。

李江陵看着如同开锅的一浪又一浪汹涌翻滚的水面，两手绝望地紧紧抓住船边的栏杆。保安从左右逼到近前。他们一手抓着栏杆，另一手举起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拿到手里的铁棍。李江陵左避右闪，绕着船舱歪歪扭扭跑起。他一下看见嵌在船舱外壁的救生圈，手疾眼快紧忙解开绳扣，再闪电般套到腋下。俩打手举棍扑了过来。就在这一刻，船身在风浪中猛然侧翻。李江陵深深咽下一口气，双腿一弯，身体就势扑倒，一下被甩出船外，跌入黑漆漆的惊涛骇浪之中。一眨眼工夫，他被滚滚水浪推涌着，离船远去了，迅速冲向岸畔的方向。

他连连打了几个寒噤，却心安了。李江陵随着救生圈的起伏向后望去：闪电中，船头在风浪中骤然下沉，又随着波浪猛然上翘，俩保安站立不住，伸臂在空中乱抓着，似乎寻求什么依托，而后双手死死抓在栏杆上。一根铁棍随之翻落水中。

李江陵露出胜利的笑容。当年，他是省城业余体校的游泳选手。此刻他娴熟地划动双臂，随着救生圈的起伏，向岸边游去。

连续几个闪电又照亮了水库，他再回转头去，见俩打手弯腰抓着栏杆目送着自己，顿时喜悦盈满他全身。他从救生圈中挺直身子，喊

起：“腐败，没好下场！全完蛋……”喊着喊着，突然，身体一下失去依托，沉入水中。他紧忙挣扎着浮出水面，再去抓一时大意脱开漂去的救生圈，却发现它莫名其妙地断裂成了两截，茬口还齐齐整整。汹涌的水浪再次吞没他，李江陵身不由己在水中翻滚起来。到他拼出全身力量挣扎出水面时，却看见诡异化作两截的救生圈随着波浪一起一伏，漂向远方了。

他绝望地起双腿，两手用力交替着，使劲往水下压着，好让半个身子露出水面。滚来的水浪让他不时窒息。他非常清楚在风浪中自己撑不了多长时间，将很快葬身水底。李江陵无助地四处张望着，清楚听见远处船上传来毛骨悚然的笑声。他看见，驾驶舱门大敞，不知什么时候田处长站在了灯光里，他和俩打手并排站在甲板上，双手都抓着船围栏杆，一个个笑得前俯后仰，好似这一幕早在意料之中。

田处长将两手放到嘴前，围成喇叭状。

李江陵听见了模模糊糊的喊声：“回来吧，试你的！咱哥俩。闹你技术吧……”

李江陵继续踩水，转头看起岸边。他深深吸了一口气，一下子潜入水中，避开了不停汹涌覆盖过来的巨大的水浪，尽量伸直双臂，使出全力交替向前倒换着。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他冲出水面，吐出憋满胸膛的浊气，却见岸畔依然一动不动，没有丝毫变化。

田处长继续呼喊。李江陵知道，水库工程还没完，田处长还有求于自己，一旦技术出问题，分管水库工程建设的迟瑞成副厅长是绝对饶不了这屠宰工出身的筹建处长的，迟厅长一再要求“工程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李江陵看见，田处长他们正拼命向自己挥手，急切召唤着。

李江陵扭转脸继续没命地向岸边划去，连喝几口水之后，借着闪电却发现岸畔还是一动不动，这时他的胸腔像要炸裂。他大口大口喘息着，上气不接下气，知道自己无法游到岸边了，要是再不上船，将无声无息葬身水底。想着想着，他终于慢慢回转身体，吃力举起一只胳膊，向船上那些人摇动起来。他惊讶地看见，田处长竟离开甲板回

驾驶舱了。接着，船身慢慢打起转来，在风浪的颠簸中起伏着离去了。李江陵不禁急切起来，过会儿才发现，船正在兜一个很大的圈子。他望眼欲穿地等待着，觉出全身气力正迅速流走，感到再也无法在水中撑下去了。突然，一股水浪滚压到他头上，他顿然沉落下去，又拼命挣扎着浮出水面，终于看见船身有些倾斜着开了过来。

他再度听见正在靠近的铁皮船上的不断的笑声，看见俩打手深深弯下腰使劲向自己伸出手来。李江陵不想伸出胳膊，却又不能不伸出，清楚以后跟他们作战的日子还长呢，眼下只能暂时妥协吧。这时，他又听见驾驶舱里田处长的声音，船又开走了。

他踩起水来，激怒地看着，脑海里闪电般掠过：他们真敢要我的命？他说不准，可转念一想：这是共产党的天下。就举报他们啦，又能把你怎么样？再说，他们的问题，我都记在日记里，要真有什么三长两短，好朋友立即把日记交给钟勇。上次去厅机关纪委反映情况——也是先探探底，看钟勇这个纪委书记是不是个读死书的。后来听人们说钟勇大学毕业后就在工地干，这种人，能跟他们温良恭俭让？

果不其然，船又开了回来，船身随着水浪倾斜过来，在田处长的命令声中，俩保安趁势一把拽住他，将他拖上甲板。田处长随即出现在甲板上，提起一块毛毯裹在李江陵身上。

三人一起将他拥进驾驶舱。

田处长问李江陵：怎么在举报信里造谣诬告的，怎么破坏全省水利建设，胡说了什么“腐败”问题。

李江陵却毫无顾忌地骂起“腐败”来。

田处长反而咯咯笑起来，像看场滑稽戏，根本没把李江陵的恐吓放在眼里。此刻，李江陵直想扑上去，咬住领导的喉咙。

俩打手像看出他想些什么，把他死死按在地上，再用毛毯裹紧他。

田处长看着，站起身，笑着一挥手，离去了。

一个保安起身，去角落取出早已预备好的尼龙绳。李江陵一见，大惊失色，没命地猛然腾起。霎时，一根铁棍扫到他脑门上。

李江陵栽倒了。

两个打手飞快捆紧他全身，再将早就预备好的半麻袋沙子绑缚到这粽子般的身体上。

在甲板的边缘上，激荡的水流一股股泼洒到李江陵脸上。他醒过来，狂喊起来：钟勇绝对饶不了你们，共产党一定要反腐败。

“嘭”一声轰响，李江陵被推下水去。顿时，他感到了一浪浪扑来的巨大而沉重的水墙，强大的力量正把他往水下拖。

他迅速下坠着。

他想，我不能死，我要活，要把真相告诉大家，钟勇一定会来救我的……

在狂风恶浪中，李江陵徐徐坠落到寂静的永远也不会有人得知的无底深渊。

3

这天一大早，机关多数干部还没上班，钟勇就接到厅人事处的电话：水库筹建处李江陵贪污问题败露，畏罪潜逃，正被通缉。他愣住了，慢慢放下电话，然后颓然坐到椅子上，好一会儿一动不动。

他起身走向办公桌后的书橱，拉开橱门，里面立满党的领袖们的著作，还有薄厚不一的党内《文件汇编》。他在文件书籍中挑选着，然后捧着高高的一摞文件书籍坐回办公桌，又像往常那样埋头看了起来。

忽然，他暴躁起来，一把将这一大堆文件书籍推开，走到脸盆架前，将脑袋浸到水盆中，顿时水顺盆边四溢，洒了一地。好一会儿后，他才抬起湿漉漉的脑袋，头上的水珠顺脖颈滚淌而下。他取下搭在脸盆架上的洗脸毛巾，慢慢擦拭浑圆有力的脖颈。

“怎么办？”他在心中一次又一次地问着自己。

“随他去！”他扔下毛巾。

他想：你管得了吗？一个单位，腐败到这种程度，一两个纪检干部挡得住吗？省纪委也传达过，这些年，我国清廉指数不断往下掉，在世界上的排名，已由第六十六跌为第七十九。反观其他华语国家及地区，新加坡第三；我国香港地区第十二；台湾地区，陈水扁那么疯

狂贪污，再加上以“黑金”著称的国民党，清廉指数还在第三十七名呢。一想到这儿，似乎一把锥子狠戳他的心。

他又想起省委党校讲授的表明贫富悬殊程度的“基尼系数”：警戒线为零点四，超过零点五就风起云涌，而中国现在已达零点四七。最近媒体又披露，美国百分之五的人口掌握了百分之六十的财富；而中国，百分之一的家庭却掌握了全国百分之四十一.四的财富，远远超过美国。现在一些地方，官商勾结，警匪勾结，官商警匪勾结起来一齐发财！

现在，省直机关纪律检查工作委员会一召开会议，每当小组讨论时，很多机关纪委书记都说薄熙来不得了，敢掀“扫黑”风暴。谁都清楚这在官场会得罪多少人，更会招来“勾结”在一起的人的仇恨，即便那些与黑势力不搭界的一些党员干部也会觉得不舒服，薄熙来在“打黑”中的胜利多亏了全党全国人民支持。参与讨论的纪委书记们或是慷慨陈词，或是认真思索，但也有人笑而不言，颇有些高深莫测的味道。

一想到这里，钟勇身上仿佛又充满力量，从椅中一跃而起，锁上办公室门，往迟瑞成家去了。

分管全省水库工程建设的这位副厅长正生病在家。

钟勇在川流不息的上班人流中匆忙走着。

他健壮的身上穿着被母亲洗得干干净净的灰夹克衫，浓黑的眉下嵌着一双直视一切的明澈眼睛。他刚刚三十岁，可神情严肃认真，比起同年龄的干部们更显得刚毅精干。他的眉尖稍稍挑起，露出一股俊美英勇的气概。这时，迎面走来三位风姿绰约的秀美姑娘，叽叽喳喳，可走过之后不约而同都回头看了他一眼。钟勇眉头微微聚缩一下，加快脚步。此时，他两条肌肉鼓鼓的臂膀急促地前后摆动着，衣袖擦着衣襟，发出有节奏的窸窣声。尽管他被破格提拔，已经当了快一年的纪委书记，可还是照以前当工地技术员的习惯，袖口卷起，露出被晒得黝黑的胳膊和结满茧子的手掌。

他快步走着，来到车水马龙、朝气蓬勃的市中心。街道两旁挤满了五光十色的商店，商店玻璃橱窗在早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亮。不远处的人行道上摆着露天的餐座，餐座后面的居民小区中，用栅栏围起的停车场里摆满轿车。停车场四周，一幢幢写字楼巍然耸立，晨光映照在高耸的大楼上，在地上拉出长长的阴影，焕发着象征财富和势力的气度。道旁的音像店里传出很像是女声的一个男人的颤音：“我爱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钟勇不觉皱了皱眉，穿过闹市，继续朝前走去。

他径直走向省政府高级公务员住宅区。这里道路宁静幽雅，道旁绿树成荫，阳光透过扶疏的枝叶映照着一个个独立小院，每圈院墙都包裹着一栋小楼，小楼玻璃窗上反射出耀眼的光芒。

钟勇来到一个院门前，按响电铃，再冲对讲机报出自己姓名。迟瑞成提拔为副厅长没几年，可钟勇不知他神通广大用了什么办法，竟然名正言顺住进省级领导们的住宅区。不一会儿，钟勇面前的绿漆大门缓缓打开了，一位脑后垂着一根发辫的少女出现在门口，薄绸花衬衫裹着她洋溢着青春活力的身体。见到这位一来便高论“反腐败”的年轻干部，这位高考落榜却被省府选中的农村少女不禁笑了，面颊上现出两个酒窝，明亮的眼睛闪动着，带点儿天真地看着他。钟勇笑问起这位小保姆：“厅长在吧？”脸颊也泛起两点笑窝，露出洁白整齐的牙齿。

钟勇走进阔大的客厅。经过主人的精心布置，客厅显得素净清雅：厅中陈放着昂贵华丽的沙发茶几，茶几上摆着盛开的各色鲜花，芬芳四溢。沙发旁摆着一套红木桌椅，桌后是一排玻璃柜，里面摆着各式古玩，使客厅带上古朴的意味。四壁悬挂着淡雅的山水花卉画，画幅上还有诸多名家给这位前程远大的年轻领导干部的题词。客厅正中显眼处悬挂着一轴可谓价值连城的黄胄画的《百驴图》。钟勇清楚：对于握有实权的一些领导来说，他们的收入不能用工资条来衡量，否则真就成了洪洞县里无好人了。

穿睡衣的迟瑞成缓步走来，带点儿发烧的脸颊反而显得更加红润。他鼻梁上架着一副浅度的金丝眼镜，浑身上下透出很像是专家学者的清高风度。

钟勇不等主人招呼便坐入沙发，张口便说：“老迟，没法闹。”

“是啊，早上一接到人事处电话，我就想……”迟瑞成一边说话，一边给这位下级殷勤倒水，似乎忘掉自己还是重感冒病人，关切地问：“你喜欢雀巢还是普洱？”

“都一样。”钟勇不在意地回答，“我喝白开水。”

迟瑞成笑了，说：“来我这儿，就得同甘共苦。”

他把茶杯递到茶几上，轻轻拍拍钟勇的肩头：“小钟，你看，究竟怎么回事？”

自从调入这个机关，钟勇就一直视迟瑞成为老大哥，尽管他才比自己大三四岁。当年，钟勇一入学就认识迟瑞成——这个名牌大学的学生会主席，后来还是他领着钟勇他们面对党旗进行入党宣誓的呢。见老大哥主动问起李江陵的情况，这让钟勇心里更加难受。

他没有回答，端起茶杯，呷了两口。

迟瑞成流露出若有所失的神情，判断道：“说畏罪潜逃，我觉得另有文章。”

钟勇脱口而出：“叫我说，杀人灭口！”

迟瑞成皱了皱眉头，道：“不能这么说，得有证据。”

钟勇不说话了，端起茶杯，将散发浓香的咖啡一饮而尽。他知道迟瑞成说得没错，现在是法治社会，一切得有证据，可证据又去哪儿找呢？田处长他们倒有证据：筹建处发现李江陵贪污；李江陵便来个恶人先告状，搞实名举报，叫纪委介入，把水搅浑。作为机关纪委书记，你又有什么证据，能够证实李江陵反映的情况都是真的呢？只是你有判断，觉得他说的怎么也不像是假话，那般具体，是编造不出来的。可是，要查筹建处，厅党组能批准吗？工程建设的水这么深，查个“没问题”还行，如果真查出什么问题来，拔起萝卜带出泥，很可能

引起全厅的地震。如今，哪个领导敢让你搞地震呢？哪个一把手不求“团结和谐”好把官位坐得更稳？

想到这里，他带着无奈对迟瑞成道：“不管怎么样，他不可能潜逃。”

迟瑞成轻轻摇了摇头，道：“要有证据。咱们不信各级组织和公安机关，信谁？再说，没真凭实据，谁敢‘通缉’？也许，他就是‘证据确凿’，只是咱们不知道。老田他们查李江陵也挺久了。”

一听这话，钟勇不由腾起怒火，片刻后却无力道：“田处长他们就会干这个，擅长贼喊捉贼。”

他告诉迟厅长：前几天，自己和纪检办主任查看了筹建处抓的一个小工程，百来米的一道堤坝，刚刚完工便被一场大雨冲垮，一看就是偷工减料的结果。他们俩踏上这紧靠河岸的堤坝，看到到处散乱着石头、木板和塑料薄膜，坍塌的堤坝浸在河水中，赫然可见好几条横向裂缝，有条靠近水面的裂缝简直吓人，裂宽足足可以顺着放进一袋水泥。堤坝之间还有很多孔洞，周围的水泥砂浆尽管凝结，可用手一掰，大块大块的混凝土就掉了下来，稍微用力一捏就成粉末。

听着述说，迟瑞成作为田处长他们的领导，一言不发。他想：有什么稀罕呢？早就如此，谁敢管？我实在是不想再多说一些什么了。不过，他还是忍不住了，反问钟勇一句：“你我能管吗？”

一听这个，钟勇忽然攥起结实的拳头，往茶几上一击，震得花瓶里的花瓣纷纷飘落。

迟瑞成也被他的激动感染了，不自觉地握紧了拳头，但很快他就意识到自己不能这么感情用事。他平复了一下心情换了个话题，不再继续这个敏感话题了。

尽管如此，他还是十分钦佩钟勇，完全清楚他为什么这般痛恨腐败。

钟勇大学毕业后被招聘到外地当技术员。国家投资几亿元的一段“百年大计”的防洪堤坝，建成一年就露了馅，是个地地道道的“豆腐渣”工程。其实，但凡经手这事的都心知肚明，迟瑞成心里更是明镜

似的，但跟大家一样，知道水太深，所以谁也不吭气，再说这也不是厅里直接管的工程。那时候，他还不认识钟勇这个小学弟，不过即便认识了也不能明说。结果，钟勇这头初生的牛犊不怕虎，非要捅出真相来，把这个大家早已司空见惯的事情看成是天塌地陷，非解决他认定的“问题”不可。

钟勇跑遍了省内所有主管部门，跑了大概有几千公里，不光落下了“破坏团结和谐”的臭名声，还惹恼了所有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聪明人。没多久，他就顺理成章丢掉了技术员职位，刚就业便下岗。然而，他每天饿着肚子依然告状不止，那道烂堤坝却照样瘫在那里。第二年暴雨引发多年未有的山洪，滔滔洪水袭来，水冲护坡溃决而下，几十个村庄遭淹。到了这时，若把钟勇写的“反映问题”的材料纸铺开，都快盖满这道防洪堤坝了。溃坝后，大家记起了这个傻家伙，很多老干部联名上书省委省政府，把这事越闹越大。到最后，厅长只能下台了，平时口碑不错的常务副厅长吕宇代为主持全厅工作，之后吕宇还特意组织全厅干部来这里参观，引以为戒。

那天迟瑞成看到，这个工程确实是够烂的，根本看不出曾经是堤坝，犹如一片乱石滩。不过，后来厅里给上级的《调查报告》，却言之凿凿讲明责任不在工程质量，而在“突遭百年一遇的洪水”，“超出了堤坝的防洪能力”，至于钟勇反映的“质量问题”，则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这份报告一呈上去，听说就让吕宇在省分管领导那里得了不少分，从此对他另眼相看。不过同时吕宇又在全厅干部大会上大讲特讲钟勇，反复表扬，更突出讲钟勇“烈士子弟”的身份。迟瑞成不知吕宇是出于什么原因，他讲到这里还挺激动，要大家学习钟勇——不论在任何情况下也要有个共产党员的样子，始终牢记党旗上有无数烈士的鲜血，绝不让腐败闹得亡党亡国。

之后，钟勇便顺利了：他在施工一线工作几年，再没什么人打击刁难他，后上上下下一致叫好，还被评为省级劳动模范。到这时，吕宇亲自出面找省委组织部，打通种种关节，将他调入省会，又破格提拔为厅机关纪委书记。所以到现在，不光是厅里很多干部，就连迟瑞